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春绿已深，春红也深了几层。门前公园里，树的影子参差静默，透出的绿荫洒在人脸、人身上，清凉中有温暖。一路行去，早晨的野气渐渐磅礴，在林深处，鸟叫得十分动荡：从一棵树蹦到另一棵树，从一根枝条蹦到另一根枝条，似乎她们天然拥有湿亮的嘴唇，琴弦般的腰肢，随便就甩出蜜色流光。已忘了什么树，高大清瘦，细枝长条，隐含一种南方岁月的清幽之美。鸟叫声盘旋，起伏回环，风情张扬。草木的生气包抄过来，萌动中绿光灿灿，青葱闪闪。我静下来，仿佛身体里簌簌作响，积尘抖落，解脱了一些凡俗琐事，心中养了一座园子，一座野肥垂滴的绿园。

我观察过小坡上的四籽野豌豆，绵绵密密，卷须志忑轻摇，采采卷耳的稚嫩样子。尚未结籽，花色清幽的紫白，旗瓣长圆，翼瓣椭圆，娇弱得要涌出雌性的腥甜。识花君云，四籽野豌豆可治疔疮、痈疽、发背、痔瘡、头晕耳鸣，兼明目。明人鲍山《野菜博录》记载，苏地称其为鸟喙豆，又名丝翘翘，极为象形雀跃。其幼苗入饌，滋味清逸。经氽烫，清水浸泡，炒食、凉拌、做汤均好。白瓷盘上清白盎然，有沧海桑田、破而后立的一份生鲜。最喜欢雕版的《野菜博录》，白描插图，洁净素雅，扑面一派野蔬气，洗人肝肠。

园里的大岛樱散布各处，高耸亭亭。我来时，瓣色已是红白交杂，瘦白萎红，流露一种绚烂后的疲惫和宁静。樱花期短，盛开时如川端康成笔下《伊豆的舞女》，一片纯白，羞涩、天真、清纯、童心未

公园记

泯，慢慢，胭脂红，慢慢，哀愁淡淡白白。想起佛家的苦禅，大岛樱也是修行，花开是花的风流，花谢是花的必然，短短暂暂，用情至深，待到结籽，籽也是青秀，小小团团，青秀到几乎无籽。

关于樱花，小林一茶有俳句，其味绵长。小林一茶一生冷暖深痛，语意多慈悲：黄昏的樱花，今天也已经变作往昔了。

今天在明天是往昔，明天在后天是往昔，昨天在今天是往昔。不看往昔，只看今日。人总爱往前看，看到一团锦绣，看到云淡风轻，大抵的况味如此。

园中灌木矮矮，扇骨木的身姿像一大蓬绿雪，叶丛浓密。再过三两个月，至六七月间，当是白花簇簇如雪团，如白浪翻涌。高大挺拔的青钱柳，与阳光接壤，叶多，色绿，清香飘逸。海棠花开得艳，粉红、纯白的重瓣堆如锦绣，若与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相邻，满心的玉堂富贵。苏轼怜惜海棠：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大胡子苏轼从来豪放如喷泉，他梦中的加油站却有着涟漪的美，俨然小家碧玉，柴门悄立，绰约有姿。这种美，往往夹杂着一挑逗的危险，更触动人的侵略性。张爱玲憾恨海棠无香，无香却有了不染尘的人髓，层层叠叠。其果质朴，小而酸酸，酸而甜甜，甜则在啖口的余味里绵长。想

到凡事不可满，不可溢，不可全，不可尽，令人一时通脱。

也喜欢红花檵木，奇异地结合着绸带一样的红色光晕，风致劲浓，红紫跳脱，恍如急促的心跳。也喜欢翠柏、六道木、雄黄兰、小叶槲、红叶卫矛，赤橙黄绿，喷薄出强悍的少年之气。少年之气，多得了兵家纵横气，万类萌生的酒意，意气相契。人到中年，愿少年气多些，正大晴朗。

有事没事时，都要到荷塘边坐坐。是残荷，枯枝交错，弯弯折折，荷影和蓝天倒影交互，残叶莲蓬卷缩，难辨形体，似无意泼散的黑块与黑线，虚实实。曲线直线纷繁穿插，水上水下难分。微风轻摇，残荷如水袖，带出舞蹈的节奏，尤为别致。几位老人坐在斜坡上看荷塘，洒下一片混沌的安静，也可以入画。

八大山人画荷，铜驼之悲、愤世之慨，连墨鸟亦啼不住。吴冠中画荷，几茎墨立，风神入骨，溢于楮墨。任伯年画荷，清新温雅，游禽嬉乐，是杨柳青的喜悦。

园子上方，有两条高铁线，每隔十来分钟，呼呼呼的声音一阵流淌……东来西往的高铁，乳白长龙，呼啸而过。

树下，花下，凉亭中，红男绿女渐渐缤纷，携老挈幼，交头并立，自有快活。

从我家新居到园里，二三十米。从园里到我家新居，三二十米。闲闲散散，闲散走数十步，便是我的园子。

日色赤金，一切安吉。

这一天是3月24日，新居入住。花开富贵，吉屋见喜。

白露

非常熟识了。

那时候的友情就是那样简单，仅一周我们就会牵手走在校园里。我和同桌晓丽相似的地方很少，除了瘦和皮肤白，可她的皮肤更细腻，没有一个黑点，就像一块没有瑕疵的白玉，充满了青春的水头。她是个小眼睛的姑娘，一笑眼睛便成了缝。而我却拥有女孩子们羡慕的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红润的嘴唇。晓丽长我两岁，性格沉稳，而我幼稚活泼，就这样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，在这个陌生的小城里，相伴挥别少女时代一直到变成大姑娘。

我们一同桌就是四年，高中我们仍是同桌，这让我分外惊喜。她住在一个远方奶奶家，我便常跟着她去，她爷爷原来是运输公司的大厨，所以做出的饭极香。我便常常在那里蹭饭。小院里种了零碎(瓜果蔬菜)，白露时节，西红柿红过了头，缀在苗间。辣椒一串串由绿变红，茄子的紫衣明显发白了。早上起来，叶子湿湿的着了一层薄露。下午放学后，我俩常坐在台阶上，聊着青春时期聊不完的私密话，一会儿小声到耳语，一会又放声大笑，在高中苦日子里寻找着欢乐。我们将喜欢的第一个男孩子相互告知，我们交换着日记看，直到夜色浓稠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有时候就干脆钻在一个被窝，像一对恋人想二十四小时腻在一起。

三年高中生活很慢也很快，转眼间我们各奔东西。我俩都落榜了，晓丽选择去神木上班，我选择补习。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有几年我们失联了，直到上班后才知道彼此的境况。思念便成梦，梦中常常在她爷爷家的小院里，那些

果蔬还是每年白露时节的样子，我们挽着胳膊坐在水泥台阶上，笑着。每每梦醒，我就更加思念她了，后来补习、上大学又有了新的朋友，然而任谁都不能替代晓丽。

分开十二年后，我们见了一面，非常匆忙。有了孩子的我们，青春的样子所剩无几，但还是那样熟悉。我们似有许多话说，诉说这些年的境况，难过和思念，可一切又不知该从何说起，许多东西都抵不过时间的冲刷，或许我们的友谊早已在长时间的消耗中变淡了。这次见面后，我再也没有梦到她，就像是喝了一剂治疗心病的药，突然大好了。

如今，我常常一个人走在锡尼镇的街头，高楼林立，马路宽阔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些黄土没脚的路，一起背书的小树林，那些蓝砖灰瓦的教室早已不复存在，我们一起就读的两所学校，如今是四层高楼，塑胶跑道代替石子操场，同学们在校园里追逐着，他们稚嫩的脸上洒满阳光。我甚至都找不找当初小丽爷爷家的位置，到处都是楼宇，小镇越来越繁华，人也越来越多，而我却越来越孤独了。

今天是2018年的白露，秋风飒飒，我拾起一片落下的杨树叶，突然想起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晓丽来，如果她也选择生活在这座小城里，此时，在这萧凉的街头我们定会挽着胳膊谈论着儿子、丈夫还有身边的人和事吧！如今我早已没有了可倾吐心声的闺蜜，只有文字是我唯一信赖，一年年抱着文字取暖，文字里总会有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。思念突然又上心头，想那些年用心交往的人，他们何以都在远方，独留我在这里？想那时简单的生活，不用心却也过得惬意。想那暖暖的目光，只要相视一看，睫毛上的霜便瞬间融化。

秋来日色凉，白露渐成霜。

相识目光暖，同窗情谊长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，连着几日雨，空气里充满某种若有若无的忧伤，叶子开始零散地飘落，走在街头，冷不丁就有一两片落在脚边，它们有的还没有黄，就这么急匆匆跑来应景。这时候最好到乡间走走，和城市相比，秋日里的乡村就像一幅浓彩重墨的油画，热烈、丰腴。白露时节，家乡的人迎来春耕以来最为清闲的时日，这时候一切都在等待中，除了灌水保温之外，只每天去看两眼，便会生出欣喜来，庄稼懒懒地像一个大腹便便的准妈妈，静候生产。

1991年夏天到秋天的日子过得超慢，那年我要转学到旗里了。一想到再不用和这些柴草打交道，离开蚊虫叮咬去往城市里生活，心里就激动不已。每天盼望着秋天的到来，终于在八月底背上行囊，跟着姐姐一身黄土来到盼望已久的城里。然而，这里和我的想象中相差甚远。那时的锡尼镇，仅仅只有半条水泥街，没有一座楼房，那略显宽敞高大的百货门市便是最气派的建筑。还有保留至今的礼堂，是作为一个城镇的标配。姐姐住的十平方米左右的土坯宿舍，更让我心生失望。

姐姐给我穿了一件米老鼠图案的卫衣，一条背带裤，用粉绸子扎了一条高高的马尾辫。代步是一辆弯梁的自行车，我俨然是个城市女孩了。开学日，我怯生生走进教室，没有一丝假期过后重逢的喜悦，更没有拥抱与微笑，还没有上课，他们三三两两组成小团体，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。上课铃响了，一切是那样陌生，老师给我指了中间的一个位置。同桌微笑着看着我，突然有一丝温暖注入心里。同桌也是这学期转来的。瞬间，我们的距离近了许多，到了9月8日白露时节，我们已经

◇ 节气知识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